

传递正能量

第二辑

廉政小小说100篇



尹杰◎主编

新华出版社

传递正能量（第二辑）

——国家公职人员必读的廉政小小说100篇

主编：尹杰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递正能量：廉政小小说100篇. 第2辑 / 尹杰主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166-0850-0

I. ①传… II. ①尹…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2882号

传递正能量：廉政小小说100篇. 第2辑

主 编：尹 杰

编 委：邵俊强 李忠元 殷贤华 熊 磊 曾 平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陈光武

封面设计：格调_design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a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李尘工作室

印 刷：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17.25

字 数：309千字

版 次：2014年5月第一版

印 次：2014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850-0

定 价：3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上 篇

牛筋嚼不烂	2
村长家的满月酒	4
老巴是个好同志	7
芝麻开门.....	10
康乡长的忙	13
叶子	16
大街上来了一头牛.....	19
魏民升官.....	22
袖珍村官.....	25
马县长送礼	28
采 访	31
病房里的吵架声	34
池塘的秘密	38
挪位	40
认识诸葛.....	43
第三条村规	46
一块红烧肉	48
户一民改行	51
一报还一报	54
热 土	58
农技人员郭小龙	61
走 访	63

典 型	65
考察村长	67
王八池	69
乡里买了我家三头牛	71
好狗挡道	73
两个人的工厂	76
选 举	79
城管卖桃	81

中 篇

乔部长走红了	84
矿难发生以后	86
亲嘴儿大奖赛	88
走不完的街	92
县长的考题	95
听说吹牛要纳税	98
老郑的搪瓷茶杯	101
只许流汗不许擦	103
疙 瘩	106
雨中的那片金黄	109
缝山针	112
三把火	115
引咎辞职	117
接受批评是需要学习的	120
饭 局	123
拔 牙	126
给领导一点眼色	129

出 神	132
官场潜规则	134
我要承包县长责任田	136
受灾补助.....	139
“刁 民”	142
糊涂面	144
接 待	146
招 聘	150
摘 牌	152
重 奖	155
王老五	157
扶 贫	160
老谋新算.....	162
牛书记吃垮美食城	164
送 行	167
办公楼前的掌声	170
县长下煤井	172
刀下留人.....	174
没胆人	177
意外电话.....	180
领导不高兴	183
“小康桥” 悲歌	185
当回局长过过瘾	187

下 篇

芸姐的腰鼓队	192
觉 悟	195
堂哥的人脉	197

司机杜春.....	200
村主任拜年	203
心 境	205
游 泳	207
不作偷鸡猫	209
一顿饭的事儿	211
家 底	214
刀	216
谁在背后下黑手	218
拐 杖	220
收 获	222
局长敲不开家的门.....	225
庆 幸	227
生日礼物.....	230
文 眼	232
耳 聋	235
口 杯	237
农民的儿子	239
找亲戚办事	242
秋 蝉	245
追悼会	247
手足情	249
还 钱	252
关 照	255
回老家过年	258
祖传墨砚.....	261
一封举报信	264
官场是孤独的	267

上 篇

牛筋嚼不烂

村长家的满月酒

老巴是个好同志

磁开门

康乡长的忙

叶子

大街上来了一头牛

魏民升官

袖珍村官

马县长送礼

采访

病房里的哭声

池塘的秘密

挪位

认识诸葛

第三条村规

一块红烧肉

户一民改行

一报还一报

热土

被人员郭小龙

走访

典型

考察村长

王八池

乡里买了我家三头牛

好狗挡道

两个人的工厂

选举

城管卖桃

牛筋嚼不烂

周西海

村支书牛赖，刚到村委办公室里坐下，手机就响起，请接电话！请接电话！打开手机一瞧，原来是乡党委书记李法。喂，李书记呀！啥事？李书记发了话，牛赖呀，县上来了一帮人马，要到你那儿考察……牛赖听到“考察”，立刻咧起嘴巴，哎哟，书记呀，千万别拿我丑媳妇开涮！我是傻吊走丈人，办事、说话净让人家笑掉牙，可不敢劳县府官员的大驾。李书记说，牛赖呀，可不要低黄瓜不上高架，你那儿的蔬菜大棚不是闹的很好吗？牛赖连声回答，不中！不中！可瞎！可瞎！接着又叫声李书记……哪知李书记早把电话挂。

牛赖犯了愁，伸手直挠头，来了一帮张嘴货，明明是要刮我老牛的油。咋弄呢？牛支书揪起眉头，暗暗道，得想个刁点耍耍猴，免得来刮我的油……

牛家集虽然不显眼，倒有一家小药膳，别看庙小，一家姓牛的夫妻小店，那小店呀，倒是名扬全县。小店里有一种名吃“人参煲牛筋”，可壮阳养颜。坚韧的牛蹄筋，一不炸烹，二不在高压锅里闷炼，而是采用砂锅微火煮煎，只煲得汤水泛白如乳，牛筋嫩软。而后加入人参、山药、莲子，再经火煲后起锅，添加上等蜂蜜，食之分外滋润可口香甜。传说这一药膳，乃是牛小二的祖先当年在清朝皇家御厨里作御膳珍藏的秘方，代代相传。

支书牛赖，人送外号是一根皮条煮不烂，谁想占他点便宜，如同赶鸭子攀崖。这位小老头儿村官，把村民当成了身上肉，蚊虫叮一口身上直打颤；村上一草一木，又像是他身上的汗毛，谁要拔一根他就心疼得瞪眼。他心里明白，“考察”不过是借口遮脸，一帮人是冲着“人参煲牛筋”这碗药膳。他心里暗暗盘算，小碗不大20块，一人一碗，就是数百元。呀呀呀，村上虽然担得起，一分钱可都是农民的血汗，要是形成这习惯，大狗小狗撕羊皮，牛家集就该完蛋。这该咋办？嗨！牛赖计上心头，喜眉笑脸，就那么办……

“嘀嘀”一声响，小车开门前，牛赖忙接迎，嘿嘿，陪笑脸，把20多人带进房，慌着倒茶忙递烟。一迭声地说，领导在上边，为民心操烂，下乡不怕苦，心里还惦记着俺，谢谢喽！

领队的是位矮胖子，面对牛赖问话子，这个嘛，那个嘛，捏嗓子，摆架子，弄得牛赖倒肠子。心里说，羊群里跑出来个小犊子，还想在牛群里耍蛋子，没看看你那副德性，跳三跳还够不着吃奶子。

葫芦园，南瓜偏，东扯西拉一大圈，矮胖子垂头看看表，啊，再有半个小时，就是十二点。矮胖子翘起嘴巴眨眨眼，嗨，牛家集嘛，还是名扬全县，牛支书不必过谦，那个嘛“人参煲牛筋”就很有特点。

牛赖早料到，“考察”是玩圈套。此时，牛赖嘿嘿一笑，晃晃脑袋，牛小二的药膳小店是忤或是好？我不说，您回去问一下卫生局局长杜喜报，也就知道了，倒给你20元钱，叫你一声天王老子，你，你，嘿嘿……牛赖说到这儿，脖颈一扭，手摇摇。

矮胖子眨巴着眼睛犯疑了，嗯？杜局长去年谢世了，这里边还有啥奥妙？

牛赖佯装一惊，哟！杜局他走了？我还不知晓。其实，杜局是牛赖儿子的姨父，啥都知道，不过是卖官子耍刁。接着，牛赖把手一摇，算喽！算喽！家丑不可向外掏。

牛赖说话直吱唔，弄得那一帮人眨巴着眼睛犯糊涂，一个个脖颈伸得像长脖鹿，说嘛，牛支书！那“人参煲牛筋”里还有什么典故？

牛赖说，好吧，俺要不说，真对不住。

那年茅厕改造，杜局光临驾到，也是这般时候，俺俩一路说，一路笑，说说笑笑进店了。就座不一会儿，御膳端上了，牛筋煲的烂，汤水滋味好。杜局喝着吃着，只见他左牙嚼右牙咬，嚼嚼咬咬，没完没了。我说咋啦，你牙口不好？他头一摇，嗨，这块牛筋咋像皮胶？我说，许是没煲烂，不吃它算了。他摇摇手甩下脑，这么好的御餐，怎能舍得扔掉？杜局顽强地一股劲嚼咬，仍没战胜那块牛筋，摇摇头只好吐到小碟里瞧瞧，看看它是哪条牛脚上的筋，搅得他满嘴牙齿吱吱叫。噗，吐在小碟里一瞧，嗨！原来是只“避孕套”……

“哇！”一位女干部当时呕心的探腰。一帮“考察”者，仿佛都嚼到了一只“套”，一个个咂嘴弹舌，嘴巴咧成了大裤腰。

矮胖子把头摇了摇，苦苦一笑，随手掂起公文包，左手一扬，一个“走”字出口，带领着一帮人马，哑巴离了庙。

牛赖眼睁睁瞧着，一溜子小车朝村外飞跑，双手捂住嘴巴，哈哈一声大笑。

村长家的满月酒

黄非红

这天，赵老蔫刚打镇上回来，老婆就一脸愁容地把一张喜帖递给了他。

一见喜帖，赵老蔫心里咯噔一下，因为这东西一进门，你就得往外掏现金。打开一看，喜帖是村长丁大友家送的，赵老蔫心里又是咯噔一下，因为凡是干部家的喜礼都会比一般人家高一些。

放下喜帖，赵老蔫蹲到屋门口抱着脑袋犯开了愁。村里原本只有红白喜事时请一下老亲旧邻，可现在不但红白喜事要发喜帖，孩子出生满月过生日、年轻人升学当兵订婚、老人做寿，都要发喜帖，喜帖一到就要拿钱，老亲旧邻的，谁家不去以后见面脸上也要发烧，可这笔开销对于还不富裕的村里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赵老蔫老婆有病，靠信用社借款亲友帮衬和社会救助，女儿才能读大学，儿子才能念中学，家里省吃俭用也不够花，人情随往这一块儿更是叫他难以招架。他今天本来是到镇上借钱给女儿凑生活费的，不想钱没借够，催债般的喜帖又送到了家。

尽管万分舍不得，但最终还是得掏钱，赵老蔫虽穷，但不是个不要面子的人，何况又是乡亲又是干部，以后少不了有求到人家的时候。于是到晌午时，赵老蔫心里叫着苦，脸上挂着笑来到了村长丁大友家。

写了礼，赵老蔫就和几个乡亲围到了一张桌子前等着吃饭。这当口几个人就悄悄议论开了，说大伙八成又是看错人了，这丁大友刚给选成村长就找机会捞钱了。赵老蔫只听不搭茬，他怕被东家听见，那就是花钱落不着好了。大伙嘀咕了一阵，忽然有人轻叫了一声：“哎，大友请的是满月酒，可他家没有生孩子啊？”

这句话叫大家猛然醒了腔——丁大友的媳妇没生产没怀孕正在外边凉棚里忙着做菜呢，丁大友的儿子小刚也已九岁了，这满月酒是为谁做的呢？可喜帖上明

明又写着请的是满月酒啊！难道这是他无中生有要宰大伙一刀吗，要是那样这个丁大友可是太缺德了！连赵老蔫都忍不住开了口。

正当大家疑惑不解之时，酒菜已上了桌。看看那几个菜，不过是茄子、黄瓜、豆角、西红柿几样，一样大菜也只是粉条里星星点点几块儿肉。一看丁大友这么黑，大伙脸上虽然都还带着笑，心里可是一个个窝火又来气。这时丁大友媳妇又端菜进来。那边的金成眨眨眼使坏道：“嫂子，你怎么刚满月就干活啊，累坏了我可心疼啊，你快去看看，我听见孩子哭呢！”丁大友媳妇说：“你别抓瞎，谁刚满月啊？”金成找到了话口，立时高声问：“咳，咱这喝的不是满月酒吗？不是你的孩子满月了，难道是我有了侄媳妇？再不大友哥有了二房吗？”没等大友媳妇回话，丁大友已在外边搭了腔：“哈哈，闹半天你们还不知谁过满月哪？那你们都出来看看啊！”

丁大友话音刚落，众乡亲呼啦一声跑出来，争抢着要看看这丁大友葫芦里卖什么药。想不到，丁大友竟然把大家领到他家的猪圈前，指着圈里正趴在老母猪肚皮上抢奶的小猪娃说：“今天这窝猪正好满月，十二只一只没折，还都挺壮实，一高兴就把大伙请来乐和乐和——哎，金成你家不是要留一只吗，过两天你来挑头水儿……”

听着村长的话，看着那群小猪娃，大伙不禁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愣了片刻，金成忽然拍起巴掌来：“大友哥，不怪大伙选你当村长，你还真是有水平，高，实在是高！”鬼精灵的丁大友对金成明显嘲讽的口气毫不在意，反而装疯卖傻道：“哈哈，我这顿满月酒请得该不该啊？”金成说：“怎么不该，过几天我家母牛下犊，也照请不误！”有一个后生帮腔说：“那我家狗下崽也少不了大摆宴席啊！”又有一个老娘们儿接茬说：“那是当然啊，我家老母鸡抱窝也一样得下喜帖啊……”

丁大友笑着摆摆手，待众人的声音平静一下说：“要我说，咱村下喜帖的风气就到我这里截止吧，以后谁家有事，咱们大伙只帮忙凑热闹，但都不要下喜帖掏礼金了，不要说咱村还不富裕，就是有钱也该用到刀刃上，不能都瞎巴到这上边！”

大家听了村长的话纷纷拥护，说大友这回可是办了件大好事，这风气早该改变了。可是金成却一挑眉头说：“我说丁村长，你这可应了一句话——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哦，你这边收了大伙的钱，然后又不准大伙再下喜帖，这不成了大伙干赔你干赚吗，咋也得有个来回注吧？”大伙一听又跟着起开了哄。

这时帮忙的民兵连长也已从屋里跑出来，他拿着礼单和礼金对大家说：“大

家都误会大友哥了，他今天给小猪娃过满月，目的有两个，一是叫大家警醒警醒，别再乱攀比花冤钱了，照这样下去，猪狗生崽鸡下蛋还真备不住要下喜帖呢！二来这也是在为老蔫大叔家筹款——大家的礼金都在这里，有能力的就算给老蔫叔的捐资助教，家里紧巴的可以拿回去，从今天开始，咱们村就要断了这下喜帖的风！”

大伙一听，这才知道误会了丁大友，同时都压不住喜悦连连点头，而且没有一个人好意思抽回自己的钱。金成红着脸挑着大拇哥，由衷地对丁大友说：“大友哥，这回我是真服你了——高，实在是高！”

丁大友接过钱，然后又掏出自己的一份走到赵老蔫跟前，把钱递到了他的手里。赵老蔫感动得擦着眼睛要说点儿感激话，丁大友笑道：“啥也甭说了，赶紧给孩子寄去吧！”

老巴是个好同志

杨 友

乡长老巴正在办公室看文件，听见有人敲门。就喊道：“请进！”
进来的是个女人，老巴认识，叫王桂花，家住紫荆峪村，年纪轻轻的守了寡。

老巴说：“坐下吧。”

王桂花没有坐，双手背后身靠墙壁，一脸凄然，小心翼翼地：“乡长，您忙吧……”

老巴说：“不忙，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王桂花沉吟一会儿，预言又止。

老巴说：“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吧，能解决的我会尽力帮你解决。”

王桂花说：“您要是想帮我解决困难，您就到我家去一回。”

老巴说：“就在这儿说吧，到你家去和在这说不是一样吗？”

王桂花低下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乡长，您要是不愿意到我家去，我也就不说了……”

老巴犯难了，王桂花一个小寡妇生活上肯定有困难。老百姓有困难来求乡长，乡长能说不去？老巴就觉得应该去。但老巴心里又有些顾虑：寡妇门前是非多啊，小寡妇王桂花年纪轻轻的，人长得也挺俊气，老巴身为乡长就觉得要注意影响。但老巴又想，这种想法很自私，人民的乡长应该首先想到人民，不应该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老巴就说：“好，那就明天去吧，天快黑了……”老巴的意思是去小寡妇家天黑不宜。

王桂花说：“您今天不去明天也就不用去了。”

听小寡妇这么一说老巴就更犯难了。老巴是个实在人，不是那种能推就推能拖就拖的“干部油子”。可是晚上去老巴确实有顾虑，你自己不往那上想别人还

往那上想呢！都说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但人家说你巴乡长晚上去小寡妇家也能说“身正”、“脚正”？老巴左右为难，去不合适，不去也不合适。老巴就皱皱眉头说：“你咋这样为难我？”

王桂花说：“乡长，我可不是成心为难你，是我有为难的事……乡长，您要是实在感到为难，您就别去了，让乡长您这样为难我心里也不落忍……”

小寡妇的话软中有硬柔中有刚，分明是在将他的军！老巴就暗暗地想：这事咋整？小寡妇怎么这么难对付？可是老巴又想：自己堂堂的一乡之长怎么能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老巴一横心，说：“去！”

乡长老巴就跟着小寡妇王桂花来到了紫荆峪。在村头上，老巴说：“你先回家去吧，我去找村长，吃了晚饭我和村长一起到你家去。”

王桂花怔了一下说：“乡长，您要是先去村长家您就不用再到我家去了……”

老巴说：“你看你看，你咋这么难缠？好了，别说了，我就到你家里去！”老巴说完就慷慨就义似的跟着王桂花来到她家。

到了小寡妇家里，王桂花说：“乡长，您先休息一会儿，我给您做点儿便饭。”

老巴说：“算了算了。你别忙活了，有事你快说，说完了我再去找村长干部。”

王桂花说：“乡长，您这是看不起我，常言说，有官人官马没有官肚子，凉水温热了您喝上一口也是那么个意思……”

老巴听了有些心烦，就说：“做吧，我吃！”

转眼工夫王桂花就把两盘菜端上了桌，一盘炒鸡蛋，一盘辣椒炒豆腐。又从柜子里拿出一瓶二锅头。王桂花带着一脸愧疚说：“乡长，您赏个脸吧，有滋味儿没滋味儿好赖您多吃一口，多喝一口……”

老巴心里说，这小寡妇咋这么啰嗦，干脆吧，放开量，别让她磨磨叨叨的没完没了。老巴就大口大口地喝，大口大口地吃。吃饱了，喝足了，老巴打着饱嗝儿说：“这回你看可以了吧？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你总得说说让我来干啥呀！”

王桂花一边收拾盘碗，迟迟疑疑地说：“乡长，您真想帮我解决问题？”

老巴说：“废话！不想帮你解决问题我干啥来了？”

王桂花一脸哀求地说：“乡长您帮人帮到底，救人救个活，请您来没别的要求，就要求您今晚在我家住……”

“住口！”老巴把眼睛一瞪吼道，“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王桂花倏地羞红了脸，低下头声音颤颤地说：“乡长，看您都想哪儿去了，我可没那个意思，我真的有要紧的话呢……”

“有要紧的话你就往下说！”

小寡妇王桂花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就把要说的话全都说了……

老巴惊得一愣：“娘的！今晚就在你家住了！你快出去吧！”

半夜里老巴就捉住了村长刘大发！

原来村长刘大发强行霸占了小寡妇王桂花，并且阻挠王桂花改嫁。王桂花因欠了刘大发的债，惹不起刘大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去请乡长老巴……

刘大发被撤了村长职务，村民们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有人说刘大发依仗权势欺侮小寡妇，活该现眼！但也有人对这件事心存疑问：乡长老巴深更半夜在小寡妇家捉住村长刘大发，那分明是大鬼捉小鬼……于是，人们就开始议论老巴，说老巴这么多年腥的膻的不沾，现在也腐败了……

时隔不久，老巴被调到另外一个乡当了副乡长。“大鬼捉小鬼”的舆论传到老巴耳朵里后，联系到自己被降职使用，老巴心里实在感到窝火，但又无法说清。老巴越想越觉得自己没水平，干了这么一件蠢事！老巴心里感到委屈，一股火憋在心里就病倒了。

这天，老巴正闷闷地躺在宿舍里，突然有人敲门。老巴拉开门，门外站着小寡妇王桂花和一个小伙子。王桂花将一个塑料袋放在桌上，然后向老巴介绍说小伙子叫李树本，是她的新婚丈夫。听说老巴病了，小两口特意前来看望。老巴说他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病，休息两天就好了。老巴向王桂花问了些生活上的事，并嘱咐王桂花和李树本一定要互敬互爱，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好……

送走了王桂花小两口，老巴回到屋里一眼就看到王桂花两口子送来的满满一塑料袋豆奶粉，猛然间老巴就觉得那桔黄色的包装有点儿像炸药包！想到了“炸药包”老巴又突然想到了董存瑞……老巴心里豁然一亮——自己做那蠢事傻事跟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炸碉堡不是一个理儿吗？赶上了还能往后退？往后退那算什么龟乡长？老巴就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壮烈的事，而壮烈的事是不存在委屈的！想到这儿，老巴就打来水洗了脸，刮了黑黑的胡子，然后背起挎包精神抖擞地出了门。老巴来到了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说他要下乡去工作……

书记说：“老巴，你有病，好好休息两天吧。”

老巴说：“我根本就没有病！”

书记就望着老巴笑了：“老巴真是个好同志……”

芝麻开门

乔 土

县组织部的股长刘波被安排在桃村乡的老树乔村蹲点扶贫三个月，没想到一去就吃了个“闭门羹”。本来村委会有三间屋，两间通着的屋子里摆了几张桌椅板凳扩音机当办公室，剩下的一间就单独用门隔开留给蹲点干部当宿舍用。可现在当宿舍的这间屋子却被锁上了，而且还锁了两把大锁。

送刘波去的乡长喝问村长：“怎么回事，啊？”

村长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清楚，原来上回林业局的小李走后这门就不知被谁上了一把锁，第二天又有人上了一把锁。乡长训斥村长：“这是要抢村委会啊？找锤子，把门砸开！”村长脸红脖子粗的去找锤子了，乡长对刘波说：“你不知道，这村就是有些人太刁歪，上两次来的蹲点干部都被他们挤兑跑了，你先看看，不行也老早回去，别在这遭穷罪。”乡长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故意放的很高，刘波看见围观的村民一脸不屑的样子。

村长跑回来了，举起锤子就要砸锁，刘波阻止他：“别砸了。”乡长说：“不砸你睡哪？”刘波说：“天也暖和了，我就睡办公室吧。”乡长不解地看刘波，刘波低声说乡长：“民心，我要民心。”

乡长走了，临走又叮嘱刘波：“受不了就回去，反正这破地方……”

晚上，刘波就睡在了办公室，几张桌子一对，硬板床一样。睡到半夜冻醒了，想起白天的事，刘波心里明镜似的：这是村民对蹲点干部有看法。他早听说了，前两次来蹲点的干部三天两头往家跑，什么事没给村里做不说，倒吃了村里好几百块钱的饭。刘波不干这蠢事，蹲点是干什么的？说是帮助村民，实际是在帮自己。自己的老领导，现在的齐副县长早透话了，下乡苦上三个月，回去就什么都容易了。老领导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刘波心里明白着呢，苦死，也得待上三个月。而且，越苦结果就可能越好。